

王安忆 著

丰饶与贫瘠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安忆 著

丰 饶
与
贫 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饶与贫瘠/王安忆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脉望丛书)

ISBN 978-7-208-12952-8

I. ①丰…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5506 号



• 脉望丛书 •

丰饶与贫瘠

王安忆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952-8/I · 1370

定价 36.00 元

目录

知识的批评	1
——从蒋韵说起	
青春的歌唱	16
复兴时期的爱情	20
南音谱北调	28
边地的忠诚	34
——读《寻枪》	
自觉与不自觉间	39
精诚石开	44
丰饶与贫瘠	53
——《知青回眸引龙河》序	
走马看花	61
同学伊拉爷	64
纤纤女儿心	68
我看孙小琪	73
侠落平川	77

刻舟求剑人	81
——朱天心小说印象	
解密	86
归去来	92
香港的说梦人	100
香港人	102
地母的精神	107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115
虚构中的历史	150
遥想手工业时代	159
日常传奇	167
故事篓子	171
乔伊斯的脸	175
事实和诠释	179
“那个人就是我”	186
隔断与打通	195
低地的命运	200
阅读笔记	203
类型的美	223
短篇小说的物理	229
麻将与跳舞	236

知识的批评

——从蒋韵说起

在蒋韵的写作中，我特别注意知识批评的主题。上世纪 80 年代的末两年，这一主题的写作，日渐完美。发表于 1988 年第 6 期《上海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盆地》，使蒋韵走入这一批评的深处，表现了当代知识青年的悲剧面貌。

《盆地》写了一对小工厂里的师徒。师傅是农民出身的工人，一个黑脸、壮实的男人，却极不适宜地带着伤感的情调，崇尚文化和知识。在简单与粗鲁的劳动者中间，他显得相当孤立，却被他的徒弟，一个女中学毕业生吸引。他的女徒弟有着一副知识的面孔：干瘦、孱弱，可是骄傲。她的名字也是知识化的，叫做：“菩”。她操着京腔，说着书面语言，词特别多，思想也特别多，常令她的师傅瞠目结舌。他以包办干活的条件，让徒弟教他识谱唱歌，收集成语和形容词。这使他们这对师徒看起来颇不正常，引起闲话。这个小厂很有人情味，工人们彼此间就像亲戚，这就使他们很具排斥性，并且敏感什么是与他们同类，什么则不是。倘若从表面看，那个老袁更具有异己的性质，他长身白面，风度潇

洒，精通许多闲情玩意儿。人们也承认，他是个异类，可以做些出格的事。然而事实上，老袁却和人们很亲和，甚至于，还有着群众首领的意味。后来，就是这个老袁，将“菩”拉进大众队伍，留下师傅一个人，特立独行。师傅他，执着，孤独，以致盲目地追求知识化的精神。似乎是，知道自己无望了，就将他乡下的小闺女带出来，逼着她学习古雅的琵琶，力图培养她成为“菩”那样的女人。此时，“菩”和老袁则纠缠在厂里一桩桃色事件中，尽管他们以伤感的方式，把彼此的尴尬处境装点得温文尔雅，但内里却依然是庸俗和无聊的事实。拥有知识教养的菩，最终落入了精神的盆地。“盆地”两个字，蒋韵的文末定义这个封闭、落后的内陆城市：“这个城市是盆地。”就这样，“菩”们的知识显露出苍白、孱弱、虚伪、浅薄的素质，它挡不住俗世的进逼，无力坚守精神的高洁。倒是师傅，虽然还不知道知识是个什么东西，却从平民粗粝、坚硬、实际的性格中，提升了精神。师傅对菩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你这个人，不能吃苦，却最能受罪。”这可说是一整个师傅的阶层对“菩”们的批判。吃苦，是指身体上的承受。受罪，却含有精神上的压缩。“菩”们的小资产阶级式的、不彻底的知识，命运往往如此：向现实妥协，因而屈抑自己的精神。它们其实缺乏信念。这种知识的外部表现总是多幻想，自命不凡，对现实不满，以及多愁善感，它们大多来自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里青年们的知识与精神的主要养料。由于它的虚拟性，便造成这种知识先天的缺陷：空想。《盆地》演绎了“菩”们的悲剧，而在蒋韵下一部小说《找事儿》里，这种

批评，却是以欢乐颂为结局的。

《找事儿》发表在《山西文学》1988年第9期上，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个中学毕业生琪，为自己谋职业的故事。琪——她也有着“菩”们那样的名字，乱世中混得的中等教育，感伤主义的青春期幻想，再加一些断章取义的人生哲理，最典型的有如普希金的译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相比较下，略微实用的是她在学校宣传队里学来的土芭蕾，这是全民推广样板戏的成果，这成了琪谋职业的一点资本。可是，这点资本也被现实无情地削弱了，那就是琪长得不好看，又因为清高，不屑于也不懂得如何媚人，这就使人们不容易注意到她。她生性敏感，半生不熟的知识又添加给她成见，使她矫情。这样，本来还算正常的压力，在她就格外成了折磨，求职的经过于是充满了屈辱。在考官们敷衍的目光下，跳着那些野路子的舞蹈，她就在心里骂自己“下贱”。好朋友修冬妮为了琪没被录取，自己也放弃机会，她则大闹情绪：“我用不着你来嘲笑我，可怜我！”修冬妮实在的友情在她受伤，而市话剧团那个漂亮男演员轻浮的安慰：“小孩儿。祝你交好运”，却让她大受感动。修冬妮显然要比琪清醒，她一针见血地说：“市话剧团没一个好东西。”她也坚强，要不是她拉着琪，琪早就颓败下来了。在这场求职的战斗中，琪是那么无用。她的性格是无用的，她的知识是无用的，此外，她还有个同样无用的母亲。

琪的母亲是一个没落的人物。她睡的破棕绷床，穿的磨成光板的狐皮大衣，旧的细瓷器皿，补花桌布，以及她的神经质和抑郁性格，表明她很不幸地从较为上流的阶层坠落了

下来。原因显然是她的丈夫，琪的父亲，政治上的失足。他使她们一大一小蒙受灾难。在琪求职的过程中，她们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处境：要职业，还是要亲人？这对脆弱的母女互相促进着，将这处境的矛盾推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母亲如同最后通牒似地问女儿：“我听你的，你要不要我和你爸爸离婚？”将这样重大的难题卸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要她不仅为自己，还为大人负责任。琪呢？就有理由将生活的压力，全归罪于母亲。母亲为她求告，拉关系，备宴请客，全成为她不幸的原因。她们还没做什么呢，只是一味地纠缠咎由谁取，把彼此的情绪都糟蹋了。琪的家中，就是这样，充满着知识的痛苦。而家境更为倒霉的修冬妮，并不去追究命运，只是加紧行动，还可以略微顾及一点琪。修冬妮在一切地方，都与琪形成对照。琪的母亲准备的那一餐罐头食品的宴席，可说象征了“琪”们的知识：隔宿的，冰冷的，生气寥然，千篇一律，败坏着生活的胃口。

当然，知识在某种时候，也给了琪自信。比如，遇到了蓬莱。蓬莱欣赏她，对她说：“小校友，你知道你什么地方打动了？你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并不难了解。琪和蓬莱有着共同的知识的背景，比如“蓬莱”这来自诗词的名字，比如，她俩都喜爱莱蒙托夫的诗。但是，蓬莱没帮上琪，这一个特定的背景，被更大面积的生活覆盖了，它起不了作用。蓬莱自己也并不单靠这些，从形象上看，她就要比琪强悍粗犷。

最终，琪顶了别人的名字，在一家窑厂做了合同工，她从此被叫作了“王玉仙”。这是个村俗的名字，它带领琪走

进了村俗的世界，事情就在这里得到了转变。这是琪的新世界：粗鲁，但是健康；简单，但是明朗。这里的姑娘，都有着“男人般强壮的腰板及结实肥硕的屁股”，他们从劳动中汲取生活的快乐。看上去似乎是避世的，其实却是压在社会最底层，因此，与政治、文化、权利，都没了关系。这初级但是平衡协调的人性，对于琪的残缺的知识，起了教育的作用。它将琪带出了那段阴郁的日子，走入光明。人们亲昵地称她“仙仙”，这一笔实在太好。“仙仙”是从“王玉仙”这村俗的姓名里脱颖而出，带着一股质朴、豁朗的娇憨，虽然与干巴巴的“琪”很不相符，可“琪”不是正在接近它吗？她丰满了，粗壮了，屁股大了，说一口本地话，学会了劳动和休息。而那个被她刻在无数砖坯上的旧名字“琪”，散落在了各处。这带着土崩瓦解的意思，可又带了物质不灭的意思。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看待知识的琪对世俗生活的屈服，这里潜伏着一些嬗变的信息。

1989年第5期《上海文学》上蒋韵的《冥灯》中，质朴的生活继续给予知识青年们教育。这里，知识女性范西林的形象比较抽象，她是以参加某个隆重会议而被确定社会阶层所属。后来，那个监法场的老某说：“搞艺术的嘛，啥都该体验体验嘛。”也略进一步说明了身份。而她的沉思默想，真正证明了她知识性质的内心。在此，蒋韵笔下的知识青年，走出了生存以及精神归宿上的困境，他们放下了个人自身的情结，进入了略为抽象、宏观，也更具有知识的标志性的玄思：生与死。这是从天地自然的茫然开始的。黄河的苍茫景色唤起范西林积存于心的，关于永恒的疑惑。然后，

死亡的问题来临了，是由一个传说中的十八岁乡里女子提到范西林面前的。这个女子，因通奸谋杀亲夫，判处死刑。行刑前，女子哭了一夜，哭到早晨，不哭了，梳洗整齐上了刑场。她说：“我想通了。”范西林就想，女子究竟想通了什么？接下来，范西林又目睹了一场行刑。面对着恐怖、惨烈的死亡场面，范西林再次想起那坦然接受死亡的十八岁女子，“她想通了什么？”最后，范西林在一出二人转的旧戏《捏软糕》里约略领悟了，她想通的是什么。戏中一男一女唱着：“二妹妹你把那，你把那米来淘呀，三哥哥我给你，捏呀么捏软糕呀！”文中写道：“非常的小康，叫人觉得，活着是那样单纯，那样有滋有味，那样地久天长。但是那曲调，却是高亢，悲壮，悲凉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于是，我们这才会注意到，前边，当范西林看到黄河的苍然时，还看见了另一些生活的情景：河对岸洗衣的女孩，茅屋门上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店里的油炸臭豆腐，流行歌手迟志强的歌，甚至，狭巷里的柴米人家，正在打一口棺材——死亡，变得如此家常。最后，范西林观看了当地的古俗，鬼节放河灯，“人们吵吵嚷嚷，红红火火，却又极庄重地做着这桩事情”。生死两界，终在俗世生活中和谐为了一体。苍茫的永恒，化为具体琐碎的日复一日。

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因它要负责解决形而上的难题，又过于迫切，便不得不放弃使用象形的材料：故事、情节、人物，来布置全局。而是以同样形而上的方式，攫出象形性的细节，处理为象征的元素。但由于始终没有中断玄思的过程，坚持逻辑推理，最后得到思想的果实，所以它依然

保持了叙事的性质，不失为一篇较好的小说。

到此，蒋韵对知识的批评都是以教育的方式，教育者均来自世俗的社会。《盆地》里，是师傅，一个平民精英；《找事儿》，是一群快乐的初民；《冥灯》呢？则是民间的日常生活，他们帮助“菩”、“琪”、“范西林”们去除知识的文饰，了解生活和人生的质朴面貌。就这样，到了90年代。

大约是在90年代以后，教育者隐退了，蒋韵的小知识分子，终局几乎统是被放弃拯救。1990年《上海文学》第11期上，蒋韵发表了《落日情节》。郗童没有遵守母亲的嘱咐，将哥哥放出去参加红卫兵械斗，结果哥哥在械斗中死了，从此，郗童就背上了赎罪的十字架。郗童的母亲和“琪”的母亲很像，一样的偏执，抱住失去的东西不放，不愿看见转机。对女儿也一样的苛刻，要她承担命运的全部责任。郗童呢，就像“琪”的姐妹，过度夸张母亲的压迫和自责，她的知识情调又很适用于赎罪的概念，于是，便将自己逼上了绝路，而她却不像“琪”能够接受帮助，最后走入光明。她比“琪”固执得多，有几次救赎的机会，都被她拒绝了。第一次是和高中同学江培文的朦胧初恋，夭折在母亲的冷眼中。第二次，看到了曙光，又泯灭了。她和同厂的知识青年老乔，共同考上了大学，眼看就要走出这个不堪面对的城市，母亲又病了，郗童很自觉地离开老乔，留在母亲身边，继续赎罪。第三次，已是带有苟且的意思了。她经人介绍，与老秦结婚，母亲的病再次将她拉出婚姻生活。

没有教育者出现。老乔在做拯救她的工作，他爱和赏识她，也了解她，仅此而已，没有被赋予批判的内容，结果

是不成功。还有一个是作为郗童的对照出现，因为蒋韵专为她辟出一条叙述的路线，所以我们有理由重视她的到场。桑林，她似乎只是以她的幸运来对照郗童的不幸：没有历史的阴影，被家人宠爱，心想事成，快乐单纯，也不够格担任郗童的教育。这里没有一个，像《盆地》里的师傅那样，能够批判“菩”们，所以，“菩”们还有希望，而郗童，没有出路。然而，其实呢，事情有没有这样严重？纵观所有的情节，似乎并不具有特别强大的理由，要把郗童限制在不得救赎的囹圄之中，事情更像是一种自虐。于是，我们只能承认有一个莫大的命运的深渊，它大到吞没了所有的可能性。似乎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首第一句：“许多年以后，奥雷连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行刑队时，准会记起他爹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多年前的下午。”从此，命运的因素就进入我们的小说。而我们又往往忽略命运构成所需要的种种条件，仅只攫取了它的既定的性质，使它成为一个最高理由，它覆盖了其他所有的解释。在这一个强大的理由之下，任何抵抗似乎都妥协了，人物直落终局。于是，不再需要去缜密地组织发展的环节，也不需要制定发展的更高度，一切都被那个神秘的霸权规定好了。多少的，我们的思想和想象力在此掩护下渐渐软弱了下来。

再来看蒋韵发表于1991年第6期《当代》上的小说《裸燕麦》。这一部小说的发展环节比《落日情节》要丰富和紧密，人物和情节就略为复杂，叙述又更使它复杂化了。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林琦的女知识青年，也是经过那种不完全知识的教化，将莜麦俄国文学化地称作“燕麦”。在插队落

户的时期里，结交了名叫彭高的男友。彭高也是那类知识化青年，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作座右铭，但在他浪漫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现实的心，他与林琦的母亲初次见面，就是通知她“大楼卖美加净牙膏”，所以，也就很容易解释他到北京就学后另有新欢。林琦的浪漫情怀受此打击之后，并没有泯灭，很快就又遭到一次。在一个巴洛克文学研讨会上，她邂逅了陈通。她寄希望这是一次柏拉图式的感情，或者是走过足够的精神历程，再进入实质性阶段。可事与愿违，陈通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快速切入性的主题，一旦得不到响应立即撒手而去。屡遭失败的林琦后来和年长许多的外国人科尔结了婚，这就像是一个赌气，她母亲送李白诗《渡荆门送别》给新人，林琦讥诮了母亲一番。可这婚姻也有一点安慰的性质，科尔家在浪漫主义发源地，欧洲，莱茵河边的杜依斯堡，一条旧街上，一座红砖和粗毛石砌成的建筑。然而，在这个经典浪漫剧的舞台上，现实又一次教训了林琦。她按中国偏方，为科尔泡制的一瓶壮阳酒，作为谋杀丈夫的嫌疑受到控告。其实这是相当滑稽的一幕，倘若林琦有些幽默感，就可看作诙谐剧，那就依然不离浪漫剧的大题。可是感伤主义的林琦却极其严肃地看待这一幕，于是，事情就惨了。她悲戚地来到莱茵河边的酒吧，遇到一伙中国学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应大家邀请，唱了首当年插队地方的民谣。这支质朴风趣的民谣在此情此景中，变成了理想诗篇。不料，一个德国人却搅乱了他们的欢宴，指出这不是他们的家，他们应该回自己家去唱歌。于是，幻觉又一次被现实击碎。

林琦的故事是由林琦的妹妹来进行叙述的，叙述者在一个有着哥特式建筑的校园里执教，“哥特式”是她用以命名所有西洋式建筑的名词。她还写小说，她说明她所以写小说，是想把平庸的生活改造成庄严美丽的仪式。所以，彭高从林琦的精神历程中撤出以后，就进了她的小说，比如，那个名叫“安生”的就是。但是这一回，她却变得比较忠于现实，她一边制造着庄严美丽的仪式，一边又揭露出它们的真象。她臆想姐姐和科尔坐在一间优雅的餐室里，蜡烛，玫瑰，侍者，半生的牛排，开胃酒，比萨饼。总之，她能想象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细节全都当作浪漫剧的道具，一一摆上。但，她很快就揭穿了：牛排和比萨饼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一家餐馆。结尾时，那一群聚会的中国人中间，有一个作家，那一晚与姐姐在雨夜里散步。紧接着她再揭露，那一晚，姐姐和科尔同床而眠。她还假设条件，逼使姐姐走到真实里来。比如邂逅陈通那一段，是为了让林琦去德国的理由更充分些。比如研究壮阳酒的格拉斯老头，和积极推林琦上法庭的阿格莉丝姑妈，有了这两个人，林琦的壮阳酒才会出问题，于是，整个事件就都变得不可靠了。但是，叙述者一直在说服我们，虽然这是杜撰，却合乎事情的规律，她大大提早人物上场的时间，证明他们早就开始准备进入林琦的故事，因而林琦的命运是早就决定了的。她很负责地揭去姐姐的浪漫主义的伪饰，展示了现实强大的力量。可她这个叙述者，其实和她叙述的对象很相像呢！同是残缺文化的背景，空想的特性，最终也看不到进步的可能。我们期望她在叙述中，能渐渐与林琦分离，达到教育的高度。可是没有，她认

识到的，同样也是林琦可能感受到的，没有令人欣喜的希望出现。在她晃人眼目的虚实掺半的叙述之下，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是一个事实——一个知识女性被现实击败的故事，她的虚幻的浪漫精神既没有像在《盆地》里那样，受到批判；也没有像《找事儿》的琪，在光明的映照下，呈现出虚弱的阴影。她只是一径输了下去，输给了现实。

这样的叙事者与叙事分离，也是90年代常见的方式，它在某种方面，其实损害了叙事的性能。它削弱了叙事的严格性，叙事者的主观身份，影响了小说在假定中的真实存在。主观的臆测轻率地替代了情节进行的逻辑，同时，也损失了情节根据逻辑进行时，可生发出的意外的生动和丰富，这些全被滔滔不绝的自述取代了。它无度地自我扩张，以此掩盖故事本身的平淡。它放弃叙事的责任，因而方便了叙事，它其实也是对创造者不加紧想象的一种纵容。90年代确实是一个生产工具的年代，它生产出了种种工具，可是，工具多又怎么样？故事是需要想象力滋养成长的，就像庄稼需要地力。工具的利刃就像割青苗一样割去故事的萌芽，破坏了生态，使得资源枯竭。

还接着说蒋韵90年代的小说，《古典情节》发表在1991年第12期《山西文学》上。这也是多头进行的叙述方式。并且，叙述者的身份也孤立性地突出，与故事没有情节上的关系，只是以叙事者的看法来规定故事的意义。这又是90年代里特别强调的，叙述本身的含义，即叙述就是故事。90年代在我们是一个恶补的时代，西方现代主义课目的匆匆登场，在此时达到高潮。也是需要使然。80年代这个写

作的大年，积压着的想象与创造，带着一股冲力喷薄而出，难免缺乏节度，消耗了故事的资源。于是，这些现代主义就来救急了，它带来种种认识和表现的新方法，供作小说的工具，立刻投入实践。就像方才说的，它破坏了生态，使得资源陷入更加危急的状态。所以，在此就有必要分析《古典情节》的叙述方式。

《古典情节》同时开展有几个故事：赵和肖虹，崔胜和夏平，李东和肖虹，夏平和李东。这些故事基本是循着这么一条路线：从浪漫主义发端，最后破灭。赵是一个混血儿，意大利与中国，东西方两个古老种族的后代。他在“一个春天的黄昏”走进中国城一个叫作“梅花楼”的餐馆，邂逅了丧魂落魄的肖虹。肖虹的凄楚处境正合乎赵的情怀，当他解决了肖虹的困境，肖虹则离开了他，因她不愿意滞留在赵的古典情节里继续充任角色。崔胜家住古老的街道“点膳所”，虽然不是世家，但母亲来自源远流长的氏族，父亲亦是旧式文化的人物。崔胜因此有了一种神秘的遗传，与一把二胡前世有缘。他与夏平是小学同学，分别多年偶然相遇，成了夫妻，这多少带有一点奇迹的色彩。婚姻的现实气味影响了崔胜的神秘遗传，他顿时成了一个平庸的人，人生变得索然无味，于是夫妻分手。李东和肖虹的故事比较简单，小说开始时，他们已经离婚。肖虹回想李东，“觉得他只是一个朦胧的水汽氤氲的东西”，以此来看，他们的关系也是空想性质的，注定是要结束。这些故事是由夏平和李东的故事串联起来，夏平和李东的故事因是主要的线索，情节就要丰富一些。李东辅导夏平论文，原本是想吊一个妞聊解寂寥，没料